

乌蒙深处的秋天,高山比低洼的河谷要来得晚一些。水往低处流,地势低的地方,气候要比高山暖和,因此作物成熟得早,山上的包谷刚挂红帽,矮处的已经可以掰来煮吃了;高山上的新包谷上市的时候,低处的已开始收获了,父亲说矮处有河风吹,包谷成熟要早些。

河风是从山下慢慢吹到山上的,父亲与母亲的忙碌,也从山下逐渐向山上延伸,山有多高,水有多高。山下沟渠中的水,是从高山上流淌下去的,汇成了小河,一直流到沙子河,流进三岔河。

我家种的地,也是由低处散落向高处集中。靠近河沟有几分田,“插花”在其他寨子旁边,分布在河沟两边半山腰上。再往山上走,到了我家所在的村庄,一个三面环山的小寨子,土地更为集中,也是几家人分一小块平地。我家人口要多一些,地不够种,粮食不够吃,父亲和母亲就顺着山下开荒,一直开到山上,经过几年的侍弄,夏天烧土皮灰,秋天沃秸秆,春天烧石灰,不断在土地中加上各种肥料,这些荒地也渐渐肥沃起来,包谷的产量一年比一年增加。

靠近河边的“插花”田,原是大集体时分给我们这个生产队的,开始大家还去打田栽秧,后来嫌远了,渐渐忘记,渐渐撂荒,土地承包时没人要,生产队就分给了我。一块在官寨叫张目田坝(估计在以前是姓张土目官家所有),一块在河头上叫包家田。种植水稻要放水打田栽秧,工序比较复杂,来回一趟要两个小时,而且跑两个地方,实在有些窝工。父母亲便商量,不如改为旱地种包谷,这样除了犁地种就是薅两道草,成熟的时候,掰下包谷棒子背回家,包谷草砍下来沤肥就可以了。

比较成块的土地在我家房屋侧面的麻子大地,地势比生产队其他土地要高一些,但也平坦,估计有两亩左右。之所以叫“麻子大地”,是因为过去地力较弱,用来撒火麻,火麻与园麻不同——园麻有根,移栽后从地下生长牵须,头年割了第二年又长出来;火麻则一年撒一次种,割了之后留下种子,第二年再重新撒种。园麻剥皮后,需要取下表皮那一层,麻丝麻线呈白色,比较细致,用来纳鞋底或者织细布,浆洗之后贴身和软。不过园麻产量没有火麻高,火麻一撒可以种一大片,而且不择地,种下去以后长出来,麻秆修长。不用薅草,成熟后齐根割了,将麻皮取下,在水中浸泡软和,撕成麻丝麻线,用来织麻布做外衣。只是火麻比较粗糙,没有园麻贴身暖和,在我们懂事以后,园麻还有一些,火麻就不大种植了,因为布料布匹在供销社就可以买到,而且大片的土地用来种火麻,也不划算。虽然叫“麻子大地”,但没见过种麻子,也就一个地名而已。

这块地分给我家,成为父母一年四季中的主要活动场所,也提供了一家人大半的口粮来源。

我们家种的主要作物,如同乌蒙山地生长的粮食一样,就是包谷。乌蒙山地,由于土地比较破碎,地力贫瘠,又势高坡陡,存不住水,因此不适合种水稻作物,便只能以包谷为主,兼种洋芋,在荒地上种苦荞,偶尔种一些燕麦、红稗、高粱,包谷与洋芋套种,是这个地方的主要耕作法,可以实现一年“两季”。早春种洋芋,夏天挖洋芋,五月端午前后洋芋渐渐成熟可以填补粮食的不足。春二三月在洋芋沟中打窝,种下包谷,四月间包谷长到齐膝高,薅头道草;到六月间挖洋芋时,顺便将土中翻出的粪肥埋 在包谷苑上,增加包谷的营养,同时除掉杂草,不让它抢肥力。

种包谷工序没有水稻那样繁复,水稻要积水、沤肥、耙田、育秧、插秧、守水、薅秧。如果要让包谷有好收成,也不是很撒脱,看起来无非是种下去薅两道草,成熟时只管掰下来收回家就可以了,但平时对土地的养护,得下很多功夫。冬天土地在经过霜扎后,土层变松,就要趁势把地犁开,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冰冻雪盖风吹日晒,土块不再板结,让翻进土中的草根和秸秆腐烂。春天用钉耙将土块拍碎,把草根从土壤里捞出,撒一层石灰覆在面上,再吃着牛拖起耙给耙一遍,让土壤与石灰和转,土壤也更加松软。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撒石灰,后来才知道可以中和酸性,也可以抑制害虫生长。父亲犁地的时候,我跟他身后捡一些头年挖落下的洋芋;遇有地坎上长的一种带节节的草根,他扯下来夹在夹肢孔(腋下)一拉,把泥土揩干净递给我嚼,有些甜味——但它叫什么草,现在也想不起来了。牛耙地,快了容易把耙拉起来,耙钉钻不进土层,慢了又钻进太深,拉起来费劲。得掌握快慢和力道。我曾经偷偷犁过地,学父亲的样子抬起犁头吆喝,谁知牛不听使唤,犁头也掌握不了。放得太平了,人和犁头被牛拖起跑,铧口犁不着地;犁头支得太直了,铧口卡在土中,牛又拉不动,只得跳起来把直立的犁把往下坠。

让土地增加肥力,农家肥、草皮灰是主要来源。养牛马这些大牲畜,可以耕地驮煤,也可以踩圈沤肥。除了在地里服侍作物,其他时间还得照顾牲口:春天的草主要用来喂牛马,夏天的草一半喂牛马一半堆圈肥,秋天的草牲口吃不赢大半垫了圈。冬天缺乏青草,要用铡刀一截一截把包谷秆铡碎,下面半截垫圈积肥,上面半截放在槽中作饲料。小时候,父亲割草时常带着我,还给我专门打了一把小镰刀。开始时我还有兴趣,后来经常躲懒,带本小说爬到树上逃避劳动。父亲磨好镰刀喊我,我没答应,他也不再叫我,自己背着花箩去了。

烧草皮灰,是夏天农闲时和春天初耕时的活儿。夏天挖了洋芋到包谷成熟这段时间,是农家短暂的清闲日子。但是父亲和母亲都闲不下,他们会爬到附近的荒山上,用镰刀把草皮一块一块铲起来,再错开垒在一堆,在底下留空处烧上柴火,将草皮烧燃,再不断往上摞。一两周后,草皮变成一堆焦黄带白色的泥灰,集中存放起来,要用时将农家肥

与草皮灰一起搅拌,种蔬菜撒它长得快,种粮食撒它结得多。大人烧草皮灰,是我们最舒服自由的日子,将洋芋焐在热灰中,烤熟时冒出一阵阵热汽,扒开来放在手中左右倒腾吹拍几下不再烫手,洋芋皮是胀开的,剥下来露出黄白色的洋芋,咬开粉嘟嘟,好看又好吃。春天烧草皮灰,是顺手做的活儿:锄地时把地上,坎上长出来的刺条、树根集中起来烧掉,免得串根,影响作物生长。最后,在烧出的土皮灰中,母亲会撒些菜籽在里面,十来天长出的小白菜,放进锅里马上拈出来吃,清脆爽口。

每过一两年,还要在地里撒一次石灰。而烧石灰需要打石头和挖煤炭,开山炸石父亲很在行——只是挖煤对父亲来说真有点像“下地狱”,因为我的三伯在“大跃进”时给公社扛包谷,带着两个小姑娘去挖煤,结果顶棚塌方,两个姑娘救出来,三伯却没气了,父亲对此耿耿于怀。但他就怕人家“逼”——还在生产队包产到组那年,队里说哪家烧石灰交上1万斤,秋收时就奖励包谷100斤。父亲说,人家挖得,我也挖得。就带上两个姐夫,请了几个人,下到煤洞去了。一挖就是一个多月,最后硬是烧出1万多斤石灰,当年只有我家超过指标。到收粮食时,队里却反悔了。母亲怕父亲暴躁,请公社和大队来评理,才得兑现。后来我们问父亲怕不怕,他说开始还是有点怕,但是干起活来就忘记了。他还给我们摆笑话,说大家隔几天买只鸡来打牙祭,有个人特别馋,鸡肠子刚下锅他就先捞出来吃了。后来大家就搞他的鬼,故意不将鸡肠子翻开来洗,把两头用线扎紧,洗干净外面丢在锅中,吃饭时那个人就喊“吃船索(拖煤的纤绳)喽吃船索喽”,拈出肠子放进口中,一咬就是一口鸡屎,从此就再不抢吃了。父亲说,抢吃不成胖子,捆绑不成夫妻,鸡捉在笼子里不下蛋!承包到户后,自己有了自由,需要烧石灰,煤可以去买,也可以请人挖,再不为此操心。

田在河边,种的包谷就比山上熟得早。每到一年的月半前后,父亲母亲都会请上几个人,连包谷带豆子一次收了背回家。那两块地,当年调剂了我 家菜谱:夏天,山上的豆类还在开花,山下的小瓜刚结果,山下的大瓜就上桌了。春天,是蔬菜缺少的季节,河边的油菜长得正好,匀一些来,可以吃新鲜菜,也可以在开水里焯一道,装在坛子中,倒半锅面汤进去,两三天便成了酸菜。冬天,可以种一些捧瓜。父母亲去种地的时候,就像走亲戚,很是热闹,只

要一到地方,住在那里的亲戚们就会来帮忙,活干完了还招呼两个老人吃肉喝酒。父亲时不时说:“去看一下那两块地吧!”母亲说“你又想去做客啦?”后来,我们兄弟姊妹相继成家、外出读书、工作,父母上年纪跑不动了,跟有地在附近的亲戚调换,他们改种稻谷,有时还会背几升送来。

月半前后十来天,是难得的闲暇日子。可父亲却一直忙碌,因为总有人来请他去写“包”——旧俗七月半给逝去的老人烧纸钱,要奉上“封皮”,写上接收人和奉送人名字,如同现在寄信,只是称呼和落款比较讲究。说起来,父亲识字的原因还在于“写包”。当年,我爷爷不识字,每到月半都是请二爷来写。一次,私塾先生周表爷来家作客,我爷爷问:“这个包写得怎么样?”周表爷说:“字倒写得好!落脚(款)全都是一个人!”我爷爷一听,有些诧异,又去找另外一个先生问,才知道款全是写包的二爷,就这样,爷爷下决心让父亲去读了四年私塾。父亲弟兄八人,爷爷让他去读书,而其他伯叔没这个机会,以致后来遇到商量老人奉养之类的事,就会有伯叔说:“老人供你读书,你多承担点!”父亲也不多说。正是这样,我们家才算有了些文化传承。父亲帮人写“包”,常常带着我去,不光有好吃的,还学到一些称谓,男称“考”,女称“妣”,爷爷称“故祖考”,奶奶称“故妣妣”,口诀“鼻远太烈天”对应“耳云仍鼻来”,“高曾祖显”对应“玄重孙男”;其他如亲家之间谓“姻兄姻弟”,姊妹丈夫之间谓“襟兄襟弟”……这些称呼,写对联、赠匾额、送贺礼都需要。特别是农村,秋收“食熟”之后到春节这段时间,丧葬嫁娶、搬家立房办酒较多,用得很普遍。只要有空闲,父亲都会拿出一些书,边看边抄。母亲就埋怨他爱看书,是为了找借口偷懒。但父亲抄的书,母亲却一本本捺好,如果哪个乱丢乱放,乱扔纸头,母亲就会“糟蹋圣贤糟蹋圣贤!”地念叨几声。

秋天收完包谷,堆在炕上,父亲与母亲要分拣十来天,把棒子大个、颗粒饱满、棒子头满尖的留下七八十个做种子,其它的按大小排在竹条编的楼板上,然后在楼下烧上大煤火烘烤;烘干后遇太阳天气再放到院坝中,用连枷摔打脱粒,再一袋袋装起来,存放在囤箩中。比较高的坡地上,熟得晚的叫“罢园包谷”,陆续搬来用石磨推包谷粩,老一点的用包谷叶或牡丹叶包起来煮熟,可以存放五六年,我们上学时揣在荷包里边走边吃,嫩一点的热一锅水,边压紧边一瓢瓢舀进锅中,煮熟后大半成了面汤,不放糖也很甜。父亲摘来几个“罢园”辣椒,放在火中烧糊切碎,拌上几瓣大蒜和晒酱,用来下包谷粩汤,味道好极。

父亲早年牙齿就不太好,因此不管吃什么,都喜欢切碎:折耳根要切碎,萝卜也要切碎,吃鸡吃鱼也剁成丸子煮在一锅。吃时舀一小碗饭,一小碗汤,一小碗肉,一小碗煮烂的菜,在汤中倒上两小杯包谷酒,加上小半勺盐,便是一顿的伙食。不管是在老家,还是子女接他来住,都是这样。他常说,我上百岁了,哪样日子都见过,今天这个社会的人才叫幸福,天下太平、吃穿不愁,我也享福了。再过几天,父亲将迎来百岁寿辰,权且以这些文字,祝他老人家生日快乐、寿体安康。

本文作于2022年10月2日,2024年3月5日父亲辞世。中元之秋即将到来,谨此献给天堂的父亲!

前进

你们从哪里来
你们要到哪里去

江河声声,呼唤着亲切的乳名
大山不语,铭记了不悔的脚步

用生命探路,每前进一步
都用血泪趟过荆棘和险恶

刀山与火海
让目标明确,信仰铿锵

一群人换来一群人的幸
一群人换来一群人的福

冲锋号

吹响一次,就冲锋一次
向敌阵冲锋
向黑暗冲锋
向阴霾冲锋
也向自己冲锋

最后的冲锋号
在困牛山上响起
在黑滩河畔回荡
虎井沟的回响传颂出一曲壮举之歌

追寻

昨天,你们追寻
越高山,跨江河
困牛山作证
没有慷慨激昂的誓言
用最朴素的话

向一座山致敬

(组诗)

◆胡泉



从此成了老百姓的庇护神

因为他们把一句话当作誓言
我把誓言当作一句话

今天,我们追寻
高速路在群山中形如玉带
顺着困牛山的指路牌
顺着英雄的足迹
追随者络绎不绝

壮举

困牛山的壮举
是红六军五十二团的战士
用生命捍卫的一句话
“宁死不伤百姓”

想起他们的那一句话
我会惭愧那些说过的誓言

纪念碑

山是一座丰碑
丰碑是一座山

左为山,右为旗
融入困牛山的
是一群红军战士

像一枚勋章嵌入群山肋骨
像一句誓言植入大地血脉

听,山风诉说那段
鲜为人知的历史
看,流水洗涤着
一个个光辉的名字

盛夏·灿烂



曾经高贵的矜持
难敌摊贩的斤斤计较
匍匐于大街小巷的樱桃们
一天天忙着自降身价
早在樱花烂漫之时
它们的结局就已命中注定
枇杷,则尾随其后
唉,这家伙并不比樱桃聪明

在城市和乡村
樱花桃花李花之后
腾空的舞台
开始让位于楸花和槐花
而蔷薇和杜鹃
又急不可耐地排在它们后面
一株已经凋敝的蒲公英
仍然将一朵小黄花
执拗地递进我的眼帘
还有更多的野花
从来不在乎规则、秩序和名分
一有缝隙,就粗暴地插入队列
在它们看来
每个生命都应当有机会灿烂
每个生命也都不会永远灿烂

小满·魔法



田间地头的麻雀们
从永旺场乔迁进城
占据了市井街坊
叽叽喳喳,吵得一湾麻
还有一只永旺场上的阳雀
迷失成桃林路上的布谷鸟
分辨不出行人的身份
只会一味地催促
“布谷布谷”“布谷布谷”
这徒然的叫唤声
传回永旺场,则变声成了
“薅草嘎婆”“包谷八角”
这叫声,如有魔法
叫一声
那些嘎公嘎婆们,会脚不沾地
叫两声
那些漫坡的麦粒就饱满成熟

熟透了的麦粒们
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它们中的大多数
变成了城里餐桌上的馒头
留下粒的麦粒
被山上的桐子叶再施魔法
成长为与馒头全然不同的麦粩
这种香味别致的桐子叶麦粩
在小满时节
会让永旺场的魔性少年们
爬最高最陡的山
走最远最烂的路
割最鲜最嫩的草
喂最苦最累牛

夏耘

◆许义阳



芒种·漫漶

一个自以为是的城市
被高温动摇了他们曾经的认知
所谓大明开史
所谓古城记忆
所谓铜人传说
甚至包括那些漫长岁月里
漫漶的图书和文字

源于梵净山的黑湾河
天生就带着凛冽寒气
即便跌宕曲折到了铜仁
即便换了个叫锦江的名字
仍然不改其冰冷的个性
河岸边的可儿
已经模糊了印象
是否依然还在吟唱
“这一路走来风太大
吹得满眼都是泪”
如同寒气逼人的黑湾河
纵然桃李春风 千里前程
仍无法治愈她的忧伤

夏至·颜面



道路两边的地摊上
摆满了新鲜的蜜桃
它们被路人轻轻地拿起
端详之后,又重重地丢下
如此反复多次
一些蜜桃被挑走了
剩下的都被摔得皮开肉绽

我其实就是桃子中的一枚
几十年来,一直都在被人
反复去地挑挑拣拣
偶尔稍息,顾影自怜
仿佛自己也不完全是蜜桃
更像是立夏时节里
一枚涂着大红色的鸡蛋
只因在滚烫的开水中挣扎过
水波荡漾的内心
慢慢就变得坚强了
以至于在被人挑三拣四时
即使摔得皮开肉绽
也还不至于头破血流
我也不能确信,这算不算
给自己勉强保留着,最后的一点颜面

小暑·无常



突然遭遇了一场大雨
因为事先没有预料
就被淋成了落汤鸡
我看看天,看看地
总觉得,这似乎并不符合
我对这个时节的预期

一些人,坐在办公室里
把命交给空调
一些人,站在脚手架上
把命交给无常
一些人,还有一些人
甚至不晓得
该把命,交给何方

坐办公室里的人还在抱怨高温
站脚手架上的人没有空闲抱怨
我则读到一篇文章说
2025年7月9日
将是地球有史以来
时间最短的一天
对此,无论贫富贵贱
谁也无法改变
世界各国,人类大同
地球上的所有生物
终于实现了众生平等

大暑·宿命



空调24小时运转
蒲扇也随时待命
还有西瓜、冰凉粉
甚至还有藿香正气水
尽管如此,我在东都的高楼里
仍然热得满头大汗
烦躁得睡不着觉

在180公里外的永旺场上
青纱帐般的包谷林里
乡亲们匍匐其中
薅草、施肥
或者套种红苕
而每一株包谷
都挥舞着自己锋利的叶片
那些淌着汗水的黝黑肌肉
都是它们伺机偷袭的目标
只要时机成熟,下手起来
它们从不仁慈,毫不留情
在这些肌肉上面横切竖拉
仿佛就是包谷叶片的使命
而这些肌肉的灵魂
从不抱怨包谷叶片的残忍
也不抱怨暑热难挡的老天
在他们看来
被包谷叶片刈割
就是自己的宿命
如同暑热,也是
这个时节的宿命